

书海观潮

从《三体》眺望
中国科幻出海远景

上市第一天首印1万册售罄,一周加印10次,一个月销量突破10万册——今年7月4日,中国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日文版在日本正式出版,掀起了一股“《三体》热”。近日,《三体》又入选日本第七届书评大奖。而据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教图)介绍,截至今年10月,《三体》三部曲已累计输出25个语种,其中20个语种已在海外出版发行,海外销量近200万册,再一次刷新我国当代文学海外销量最高纪录。

这部现象级作品仿佛一个多棱镜,透过它,人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镜像:科幻既是文学的,也是科学的,它思考人类未来,更关系中国当下。当我们试图解读《三体》现象时,中国科幻出海的图景也缓缓浮出水面。

海外读者热评“只有中国作家才能写出这种宏大感”

从国内发表到畅销海外,这部科幻文学作品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2006年5月,《三体》第一部开始在《科幻世界》杂志连载;2010年11月,《三体》三部曲全部出版;2014年11月11日,《三体》英文版出版。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何明星统计,截至2018年3月31日,全球共有1149家图书馆收藏《三体》,创造了中国图书译著的高馆藏纪录。

在《三体》走进日本前,刘慈欣并非信心十足。然而,近4个月来在日本的火热情况完全打消了刘慈欣的这种顾虑。《三体》频频登上日本

各大书店的文学畅销榜第一位,日本网友好评颇多:“不愧是写出了四大名著的国家。”“只有中国作家才能写出这种宏大感。”……《三体》在日本的走红,源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超凡的故事性和奇绝的想象力,以及独具特色的“中国科幻”风格,这一点正是《三体》征服欧美读者,同样也赢得日本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

“他们能从《三体》里读到中国的现在和中国人所想象的未来。”《三体》中文版责任编辑姚海军对记者说,《三体》的文本是一个综合体,包含历史、现实及未来。姚海军认为,《三体》在海外热销的一个重要

因素是当今的国际大环境。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备受世界关注,海外读者也想从书中了解中国人是如何想象未来的,“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对这个国家都不感兴趣的话,就不可能对《三体》产生兴趣”。

姚海军的判断十分切合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现状。近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最受关注的门类为当代文学,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海外读者希望了解当今的中国,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当代文学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体》的海外热销极富时代特色。

英文版翻译出版是《三体》出海的关键一步

“一是母语为英语,二是他本身就是优秀的科幻作家。”2012年8月,中教图签约《三体》海外版权,开始寻找译者,华裔作家刘宇昆是最佳人选。此外,中教图还选择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出版方托尔出版社合作。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顾爱玲曾说:“《三体》能得雨果奖,翻译的作用很重要。”《自然

杂志刊《自然物理学》在介绍《三体》的故事梗概和主题时,也高度评价了刘宇昆的译文“非常自然地给读者呈现了中国文化的全貌”。

如各界评论所言,英文版翻译出版正是《三体》走出去的关键一步。《三体》其他语种在翻译时均参考了英译本,优秀的英译本奠定了海外传播的基础,提高了海外传播的质量。对于中国图书走出去来说,

翻译出版往往是在不为人知之处下大功夫。据了解,早在2013年《三体》英文版就得到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资助。在《三体》三部曲英文版全部出齐后,“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翻译工程又进一步资助了德语版、西班牙语版、泰语版、波兰语版等语种的翻译出版。

40年前埋下的科幻种子开花结果

说起中国科幻,年近八旬的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孟庆枢来了兴致:“读起来觉得有意思,年轻人总想追求一点新的东西。”早在40年前,精通俄语和日语的孟庆枢已经开始接触苏联及日本科幻,那个年代被称为“科学的春天”。

孟庆枢有一位老朋友——《光明日报》编辑、科幻作家金涛,出于共同的志趣,他们合著了《鲁迅和自然科学》。金涛也成为中国科幻近40年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当时想的是,要繁荣国内创作,需要借鉴国外的东西。”金涛看到学者王逢振写文章介绍美国科幻小说,便主动联络他约稿,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论西方科幻小说》的文章,后来又请孟庆枢加入。

金涛回忆,他当时在《光明日报》编辑《科学》副刊,1980年2月曾一天刊登了郑文光等4位科幻作家的署名文章。《光明日报》还连载了

美国科幻作家詹姆斯·布利什的《盒子》,这是中央大报第一次连载外国科幻小说。

一颗种子就这样种在了“科学的春天”里。

刘慈欣曾说,正是阅读了科幻小说,才让他逐渐成为一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作品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出版了他的《2001:太空漫游》和《与罗摩相会》。“这两本书第一次激活了我的想象力,思想豁然开阔许多,有小溪流入大海的感觉。”“读完《2001:太空漫游》的那天深夜,我走出家门仰望星空。在我的眼中,星空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我第一次对宇宙的宏大与神秘产生了敬畏感。”

40年步履不停,老一辈作家仍热衷科幻事业。今年7月,孟庆枢联络组织日本作家、学者和翻译家在

日本举办“王晋康作品座谈会”,探讨中国科幻作家王晋康日译作品的艺术内涵和思想意义,这是日本首次主办对中国科幻作家作品的研讨座谈会,在日本文学界得到了良好反馈。日本重要文学杂志《三田文学》春季号特别推出科幻文学特辑,刊登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天火》,这标志着日本文学界开始将中国当代科幻作品看作世界优秀科幻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对中国科幻文学走进日本学术圈和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1978年5月20日,被称为“中国科幻之父”的郑文光在《光明日报》刊文《应该精心培育科学文艺这株花》。短短700多字的文章早已成为科幻文学史的“老掌故”。倏忽40年走过,当科学文艺这株花于今今日绽放时,它已被世界看到。(据《光明日报》作者:陈雪)

读家之言

贴心引发共鸣
强光给予力量

——读路遥作品所想到的

作为一个读者,我还记得大学毕业前后,在迷茫的时候,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由叶咏梅编辑、李野墨演播的《平凡的世界》,如同一道强光给予我巨大力量。

那时候文坛最时兴的是另一种倾向,整体氛围是追赶新潮,现实主义并不“时髦”。《平凡的世界》读下来,你会发现它不是简单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混响、奋斗意志与生活气息的统一、百姓情怀与建功企望的融合。这大概是路遥创作内在的基本逻辑。

重读《平凡的世界》《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惊心动魄的一幕》《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等作品,会发觉路遥一直在和读者发生着奇妙的对话关系,读者心里所盼的东西,路遥自然会给出由头,伸张念想。

确实应该研究路遥和读者的关系。路遥一直怀有普通人都有接触世界的愿望,并且以《平凡的世界》找到与世界、与读者最贴心的交流方式。他的情感一直很浓烈,是身入、心入,更是情入。在路遥这里,虚构不是虚设,慈悲不避伤悲。他赞扬人生奋斗和改变命运的理想,也正视奋斗和改变的限度,如果只有一腔热情、硬拼死磕,那就不是路遥,他的作品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感染力。这种对限度的“正视”,让路遥和我们这些带泥行路的读者之间产生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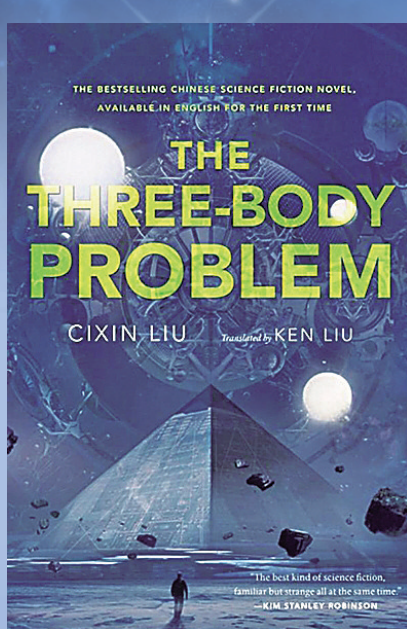
路遥接触世界的方式有“惊”,同时又有“敬”,他对自然生命和历史运行是有敬意的。他有忍同时又有仁。我们都记得那个情节:孙少平打工要离开的时候,人家给他工钱,他按约定只拿一半,把多给的钱退掉了,当时曹书记夫妇惊讶的表情上写的是——你到底是个什么人?这么个年纪,怎就懂得这么高的礼仪?如果没有这些对礼仪的敬意,《平凡的世界》的骨肉也就没有这么坚实。

路遥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不虚飘也不糊弄。一方面,命运和机遇重要,但并不随波逐流;另一方面,要正视苦难,走出苦难,但是走出的过程必然是艰难而漫长的。孙少平从高考落榜到教书再到务农,宁做“一丛飘蓬”也不愿“安分守己”,于是孑然独闯。磕磕撞撞之后收获的并不是别的,正是深刻的生活辩证法。如同这部小说经常出现字眼“生活告诉你”,它希望读者都能成为小说人物的共情者。

路遥常情不自禁地与读者在《平凡的世界》里交心:宽容的读者,不要责怪他吧……不妨让他去吧……读者也愿意向着某种意义的方向去延伸自己的情感意愿,从中受到鼓舞,甚至影响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这大概是一代代读者亲近路遥小说的理由。尽管高加林转了一圈又回到乡亲身边,尽管孙少平从地理上看走得并不远,尽管孙少安在原地经历时代变迁,在读者心目中,这些人走出去,就是向上走、往前奔的榜样;这些人回来了,就是归于人生的慰藉和报偿。

并不是每部知名的小说都能让人读出声来,路遥的文字有节奏,更有节操,深的情感化为好的语感,有魅力、有魔力,也有亲切的神情,所以他的作品一直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地活着。

(据《人民日报》作者:施战军)



英文版《三体》封面 (资料图片)



日文版《三体》封面 (资料图片)

相关链接

刘慈欣成“银河科幻名人堂”
首位入选者

在近日开幕的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上,雨果奖得主、科幻小说《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入选“银河科幻名人堂”;茅盾文学奖得主、四川省作协主席、《科幻世界》杂志社前社长、总编阿来获银河奖特别贡献奖。

1999年,刘慈欣在《科幻世界》首次发表两篇作品《鲸歌》和《微观尽头》,同年首次凭借《带上她的眼睛》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一等奖。他获得雨果奖的作品《三体》最初也是在《科幻世界》上连载的。作为“银河科幻名人堂”首位入选者,他表示自己已经与银河奖一起走过20个年头,希望今后能够创作出更多让读者满意的作品。

阿来于1996年到《科幻世界》杂志工作,2007年离开,但此后仍一直关注中国科幻的发展。他表示,科幻的产业链很长,不管是已经取得成功的电影《流浪地球》,还是那些不那么成功的尝试,都值得好好总结。

编辑部位于成都的《科幻世界》创刊于1979年,被誉为“中国科幻作家的摇篮”,培养了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等一大批科幻名家。由《科幻世界》设立的银河奖被誉为中国科幻界最高奖。(据新华社)

品读杂笔

另一种面貌的记忆史

《归去来兮》讲述三线建设鲜活历史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出于国家战略考虑,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方略,就是把东南沿海一带发达地区的工厂与工人,全部或一半拖家带口迁往西部山区或内陆腹地。不过几年的时间,就有304个项目、411家工厂、近10万职工迁往大三线,随迁家属不计其数。

这么一个重大事件,却很少有文学作品予以表现。为了呈现这一事件的全貌,《新民晚报》高级记者唐宁,经过数千的奔波辛劳,走了近万里路,采访了近500人,记录了上百万字笔记,终于写就了一部40余万字的作品,取名《归去来兮》。

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选择上海光学仪器厂(简称上光厂)来进行“解剖麻雀”

式的书写。当年,上光厂一分为二,将大半的工厂骨干800余人动员内迁,迁往边远的贵阳远郊,建一个新的光学仪器厂,取名“新添”。《归去来兮》直面人生,敢于担当,深刻而又真实地表现了这一段沉甸甸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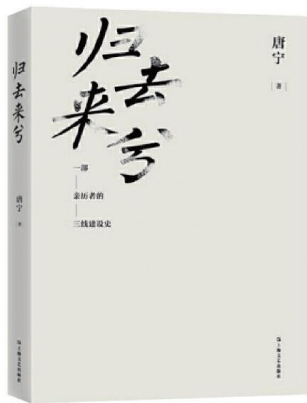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充满澎湃激情的年代。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刚读完了《人民日报》的号外,就任上光厂党委书记不久的葛民治就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要让上光厂的重要骨干,带着制造潜水艇上潜望镜的项目内迁。葛民治回忆,几乎没怎么动员,内迁的名单就定下了,有的甚至举家动迁。当去派出所注销户口时,民警让他们仔细想一下,但很多人觉得“不就是一张

纸吗”,便撕下了这张纸,说走就走,踏上了内迁之路。结果,不到1967年年底,贵州新添光学仪器厂就投入了生产,而且生产出了第一部潜艇用潜望镜……

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段采用了当事人对历史的口述实录,有名有姓的动迁者及“迁二代”“迁三代”,有230余人,占总篇幅的1/2。

200多人的口述历史,就是200多个家庭的故事,真实而又鲜活地表现了这一段生活。他们之中,有的辉煌,有的落寞;有的踏实,有的消沉,但似乎没有一个对自己亲身参加的大动迁感到后悔,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据《解放日报》作者:吴基民)

★作者 唐宁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好书推介



《章草字典》

★作者 马国权
★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本书收集选用了汉代至清代138种著名书法碑帖资料的章草字形,汉晋木简、晋唐书法,力求完备,元明墨迹也多有收录,清代及近代只选著名碑帖,以墨迹影印本或拓本录入,凡属墨迹照片、影印本或拓本钩摹者,亦务存真实。以往出版的一些章草书法字典,仅标注草字的作者或出处,字形来源不够清晰。

本书于每字之首,冠以楷书,并表明此字的顺序号,以清眉目。于每字的不同形体之下,又按照选用资料目录编号,详细标注了章草字形的选用资料,涵盖草字的朝代、作者、碑帖等信息,除了字典功能,兼具极高的文献研究价值。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